



育教看歌詩知行

目次

生活教育運動在當前的任務（代序）	（一）
卷頭獻詩	（四）
一 行知夫子的詩境	（五）
二 學「生」的孩子	（八）
三 學「死」的孩子	（三三）
四 筆伐傳統教育	（四五）
五 社會變成大學堂	（五七）
六 滿溝溝是血	（七〇）
七 一切歸于民主	（七六）
八 生來不變色	（八三）
卷尾獻詩	（九三）

一九四八年三月重慶初版
一九五〇年九月北京再版

生活教育運動在當前的任務（代序）

——爭取生活，提高生活——

二十多年前，生活教育運動的創始者行知夫子發表了一篇改造中國教育的宣言，裏面有這樣的幾句話：『今後教育的主要任務，是要爲三萬萬五千萬農人服務』，從來沒有人說過這樣的話，只有這一代巨人的人民教育家第一次說出這樣的話，這不但是中國教育史上的新教育破曉的鐘聲，而且也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新中國破曉的鐘聲。

農人，幾千年來，他們是創造發展發揚文化的最基層的動力，然而，在他們的血汗的基礎上創造發展發揚起來的上層文化，他們是沒有福分享受的。在用他們的血汗建築起來的學宮裏所宣講所灌注所傳播的，大半是一些幫忙或至少是幫閒的意識，大半是一些輕視勞動鄙視勞動的不着邊際的文字符號，這樣的教育所得下來的結果之對於農人，正如一句俗話所脫：是『用自己的油，煎自己的骨頭』。

行知夫子的一雙慧眼透視了這一深刻的悲慘的基本的矛盾以後，他不但發出了雷霆般的吼聲，而且用盡了他全生的力量，要扭轉這一歷史的教育的車輪。

他用以攻擊摧毀舊教育的利刃，是生活教育。生活教育的重心是要根據生活並在生

活上發生作用以提高生活的教育。爲農人服務的生活教育，是要根據農人的生活並在農人的生活上發生作用以提高農人生活的教育。而這，在今天說起來，首先就是要能生存，能生活。

行知夫子在二十多年前，已經看見了舊教育對於人民的致命傷是：使富的變窮，窮的變得格外窮。使強的變弱，弱的變得格外弱。二十多年過去了，整個中國的人民，經歷了空前艱苦的八年抗日戰爭，又經歷了空前痛苦的反動派發動的兩年的悲慘內戰。行知夫子在這當中鞠躬盡瘁而死，他所要扭轉的車輪還沒有實現，他所要用教育去爲他們服務的的人民，不但是越窮越弱，已經是整個地陷於饑餓的深淵接近死亡的邊緣了。倘若整個的人民都從饑餓的深淵進入死亡的門檻，那還有什麼教育可說？

搶救教育的呼聲已經甚囂塵上，然而要搶救教育就得首先搶救生活，大批的學校爲什麼停辦？大批的青年兒童爲什麼會失學？非常簡單明顯，就是不能生活。

生活教育運動在當前情形下的主要任務是：

在人民不能生活的時候，用教育的力量，幫助人民爭取生活。在人民已經取得生活的時候，用教育的力量，幫助人民提高生活。

生活教育工作者所培植的青年，必須具有征服自然或改造社會的具體技能，必須成爲征服自然或改造社會的實際工作者。在人民沒有取得生活的時候，須着重於改造社會的工作以取得生活，在已取得生活的時候，就要從征服自然的工作中，增加生產並豐富

精良一切物資的質與量，從改造社會的工作中，洗滌舊文化以提高新的文化水準，雙管齊下，才能實現富強康樂的新中國的新人民生活。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于重慶紅岩村盧梭園

卷頭獻詩

生活教育運動二十二週年紀念

曉莊曉鐘曉，二十二年了。

勞力上勞心，鋤頭起來了。

『唱破了喉嚨』，巨星殞落了。

『魂魄入污泥』，衆生復活了。

這首詩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作的，茲當本書在渝再版之際，特以之作卷頭獻詩。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誌于重慶紅岩村盧梭園

一行知夫子的詩境

行知夫子，不是一個職業詩人，不是爲作詩而作詩的詩人，不是爲士大夫的消閒陶醉而作詩的詩人，他自己也不承認是詩人。他曾經說過：『有人說我是詩人，這我不敢』。『有人說我是詩人，誰肯承認』？『有人說我是詩人，我可不懂』！因爲他實在不是一個所謂『風花雪月』的詩人。

可是，夫子又確確實實是一個詩人，他曾經自命爲『自由詩人』，他是一個『渾欲仙』的詩人，是一個『不須飲斗酒，已可詩百篇』的詩人，是一個『一聞牛糞詩百篇』的詩人。他的宇宙是詩的宇宙，在他的眼光裏，『地變詩的地，天變詩的天；兩間皆是詩，妙詩隨意拈』，他的學校是『詩的學校』，在他的作法裏，學校『不是桃花源，不是神仙府，只是人中，無間他我汝』，『誰說非學校，就算非學校；彼且爲嬰兒，與之爲嬰兒』，他的學校是『天池育詩龍，森林教獅虎；得所不傷人，此意與誰語』？他的生命是詩的生命，『生命之美如春花』，『生命之泉如夏雨』，『生命之花如秋月』，『生命之潔如冬雪』。他的人生是詩的人生，在他的生活裏，『困難詩化，所以有趣；痛苦詩化，所以可樂；危險詩化，所以心安；生死關頭詩化，所以無畏』。因而，『讓人笑笨伯，我自爲好漢』，因此，在別人認爲『十叩財扉九不開』的時候，他却認爲

『百叩財扉十扇開』，因而，『我遇三大盜，名叫窮病愁，逼我上詩山，無詩便要頭』。當中國人民遍地是窮是病是愁的時候，他就隨時隨地都有詩，他並不會在窮病愁的面前低頭，不會引頸受戮，而是『唱破了喉嚨，無非是打仗的號筒，只叫戰士向前衝』。因而，他隨時隨地都是『今日詩興發，揮毫寄相思；如蒙耐煩聽，願得盡其辭』。因而，他的詩的量是非常的多，三十六年四月大孚出版公司發行的行知詩歌集裏，雖然已經有了四百九十一頁的篇幅，依然還有許多詩沒有搜集進去。

誠如郭沫若先生所說：『陶先生的詩，不但量多，而且質好，……他的詩體的解放，是在解放區作家之前，他真可以說是獨開風氣之先。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人民意識覺醒得比任何人都快而且澈底』。

夫子的筆像一把『大掃帚』，要『四面八方掃乾淨』，『誰有自由筆？一起來掃地！掃到那一天？地上無奴隸』！夫子的詩，是『爲大衆寫爲小孩寫』，他曾經告訴一般文化人，在寫文章的時候，『若問寫的好不好，請雙耳朵做教員』『文章好不好，要問變媽子』。這就是要做到語文一致，盡量用大衆的口頭語，筆下寫的要和口頭說的一樣。夫子曾經有一部民衆課本，書名『老少通』，他的詩也是老少通，是老太太小娃娃都懂得都歡喜的，由於夫子一生的事業的基點是教育，所以，他的詩可以說是教育詩，幾乎每一首詩都是以教育的姿態出現。也誠如郭沫若先生所說：他的詩是一部『人民經』，『他會教我們怎樣做事，並怎樣做人』。

夫子像一個海，就在他的詩歌集裏所包含的東西，也真浩如淵海，我們現在來讀他的詩，不在於朗誦他的詞章，而在於學習怎樣做人，站在教育崗位上工作的朋友們來讀他的詩，不在於欣賞他的格調，而在於學習怎樣辦教育？怎樣用教育的力量來醫治中國人民與中國兒童的窮病愁。

二 學「生」的孩子

夫子一生的事業的基點是教育，他的詩，可以說是教育詩。而且，他不是一「爲教育而教育」的，他的教育是和國計民生人類命運息息相關的，因而，從他的詩歌裏，又可以尋出目前中國教育的脈絡來。現實的中國，走着死亡與新生的兩條路，現實的教育也是走着這兩條路，現實的孩子也是走着這兩條路，用夫子的詩歌唱出來，那就是：

小孩子！

小孩子！

那幾個是學生？

那幾個是學死？

在這樣簡單的幾句詩裡，包含了無限的深意與真理。據夫子的說法，教育的意義是長進的意義，是變化的意義，「教人變好的是好教育，教人變壞的是壞教育，活教育教人變活，死教育教人變死」。夫子的教育是「生活教育」。什麼是生活呢？夫子說：「有生命的東西，在一定的環境裏，生生不已，就是生活」。兒童是有生命的，他當然要生存，要生活，要生長，要有生氣，要生生不已。而且兒童雖然小，但他有他的幻想，理想，也有他的慾望，希望。而且，這些，有時是爲大人所不及，有時是爲大人所不了

解。也就是說：他的生之意志，生之力量，比大人還要強烈。所以：

人人都說小須小，

誰知人小心不小；

你若小看小孩子，

便比小孩還要小。

人類的文化幼苗，是躍活在孩子們的心靈裏。人類的生命之火の延續，是燃燒在孩子们的血液裏。雖然他的身體比較小，年齡比較小，但他潛在的新生的活力，實在不是小的。夫子就用他的慧眼看清了這種新生的活力，所以他勸人們不要『小看小孩子』。

然而，不要『小看小孩子』，並不是說就要『大看小孩子』，把孩子看成『小大人』，也是不對的。幼苗可以發展成爲棟樑，但幼苗又畢竟是幼苗，在幼苗的時候，他潛在着可以發展成爲棟樑的活力，但如果得不到適當的陽光，溫度，濕度，壓力，養料，也是不可能發展成爲棟樑的。一般的大人們，對待孩子，通常不免是這個極端的不適當的態度，一個是放任，一個是拘束。夫子在他的「兒子教學做」裏所分的四個階段，就表現了適當的科學的態度，讓孩子們一步一步的發展。

三餐喂得飽，

個個喊實寶。（一）

小事認真幹，

零用自己賺。(二)

全部衣食住，

不靠別人助。(三)

自活有餘力，

幫助人自立。(四)

在自然之神的手裏，孩子們的發展，是必然的合乎這四個階段。但一到人爲的不合理的手裏，就會摧毀了這四個階段。夫子把他提出來，加以說明，他自己是這樣做，同時也教育一般的大人們，要這樣對待孩子。夫子又鼓勵孩子們，『小時做小事，大時做大事』。『肯用手做事，肯用心做事』。『手到心到做小事，心到手到做大事』。

生物進化的歷程，首先發生的，是維持自身生命所必需的基本的生理機能，然後是接受外界刺激的感官和動作的能力，最後才是抽象的思想意識和道德觀念。人類之所以成爲人類，首先是解放了手，然後才發展了腦，在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腦再回過頭來指導手的時候，那就聰明了，高級了。由具體的手的體力的工作發展到腦的抽象的工作，這是自然的合理的有基礎的，所以，夫子教育孩子們用手。

小朋友！

小朋友！

我看看你的手，

可拿得動掃帚？

他看見桃紅，小桃學打毛繩圍巾，於是，他又唱起來。

頭繩兩三根，

指頭撥幾針，

穿來穿去不費神；

說說笑笑，

圍巾做成好披身，

而說得最清楚明白的，那就是「一雙手」。

小朋友！

小朋友！

你有一雙好寶貝，

身上摸摸有沒有？

找不着嗎？

你有，你有，不會沒有！

我告訴你吧！

就是你的「一雙手」！

玩秋千，

翻筋斗，

送糖果兒進嘴，

和小弟弟比球，

數一數你的快樂，

那一樣不是靠着這雙手？

如果你也想去打倒帝國主義，

還須拿出你的拳頭。

會用這雙手，

什麼也不愁，

穿也不愁，

吃也不愁，

玩也不愁。

小朋友啊小朋友！

千萬別忘記，

求人不如求手。（註：在出版的本子上，這一段和上一段弄顛倒了。）

別學那沒出息的人，

好生怕用手，

個子那麼大，

拿不動掃帚，

整天逛趟子，

一雙手兒籠在袖裏走。

倒會抽香烟，

也會打牌九。

挨了外國人的嘴吧，

忍着氣兒不回手。

倒會欺弱者，

欺人還要人請酒。

這樣一個人，

你看醜不醜？

他既有手不會用，

何妨打他幾把手！

天給我手必有用，

精神全在「做」字上，

攀上智識最高峯，

探取地下萬寶藏，

剷除人間的不平，

創造個世界像天堂兒模樣。

這些事兒沒有完成：

決不可把手兒放。

夫子常常告訴人們：要『手腦聯盟』，他的「手腦相長歌」，是大家都唱得爛熟的一隻歌。一九四〇年，育才學校社會組的小朋友們，要修一條環山馬路，選定五一勞動節開工，取名「勞動路」，夫子寫了一首詩送給他們，勸勉他們要『用手也用腦』。

（註：這首詩，在大字版上沒有搜集進去。）

做工如作戰，

用手也用腦，

頭兒埋起來，

活路造不了！（註：夫子不同意「埋頭苦幹」的說法。）

高高興興幹，

離苦受得了。

集體能自覺，

創造更巧妙。

每一個小孩子的小小的力量，在集體的方式下團結起來，就是很大的力量，每一個小孩子在他的能力範圍內所「能」做的小事，集合起來，也就是大事。『小孩也能做大事』。大與小，是相對的，不在于這件事的本身，而在于他所起的影響。人，不但有着自然的存在，而且有着社會的存在。一個人的工作事業之大小，不僅在于這件工作事業的本身，而在于社會的意義與影響。因此：

四月四，

四月四，

小孩也能做大事。

做什麼大事？

學新文字：

教新文字：

有了新文字：

大眾個個會識字。

四月四，